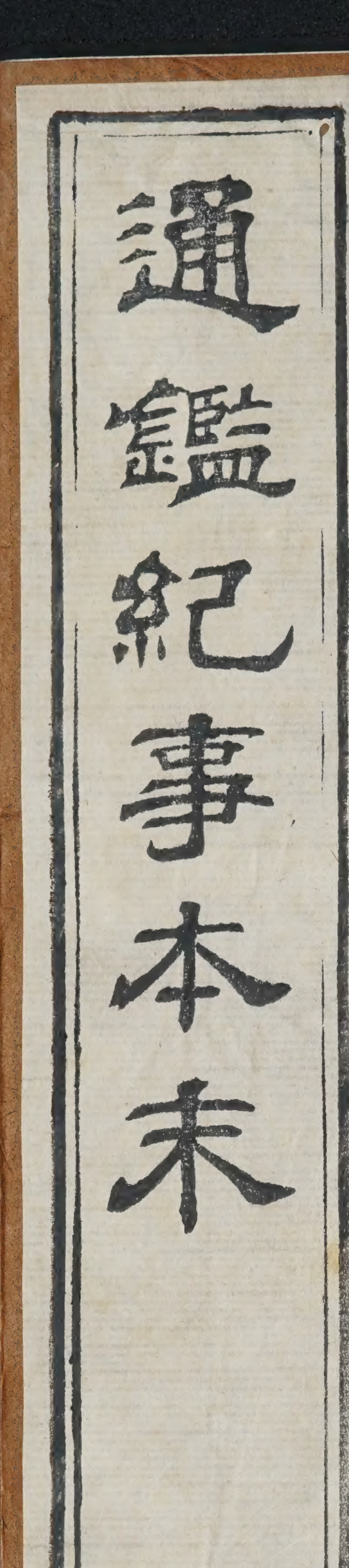


DS
747
.2
S755Y8
1875
v.22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403162
ASIAN COLLECTION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五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劉淵據平陽殺太弟乂附

漢靈帝中平五年春三月詔發南匈奴兵配劉虞討張純單于羌渠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發兵無已於是右部醓落反與休屠各胡合凡十餘萬人攻殺羌渠國人立其子右賢王於扶羅爲持至尸逐侯單于

六年初南單于於扶羅既立國人殺其父者遂叛

共立須卜骨都侯爲單于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於扶羅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郡縣時民皆保聚抄掠無利而兵遂挫傷復欲歸國國人不受乃止河東平陽須卜骨都侯爲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

獻帝興平二年冬十二月南單于於扶羅死弟呼廚泉立居於平陽

建安二十一年秋七月南單于呼廚泉入朝於魏魏王操因留之於鄴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單于歲給緜絹錢穀如列侯子孫傳襲其號分其衆爲五部各

立其貴人爲帥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
魏邵陵厲公嘉平三年　初南匈奴自謂其先本漢
室之甥因冒姓劉氏太祖留單于呼廚泉於鄴分其
衆爲五部居并州境內左賢王豹單于於扶羅之子
也爲左部帥部族最强城陽太守鄧艾上言單于在
內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今單于之尊日疏而外土之
威日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
因叛割爲二國以分其埶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
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雁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勳此
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

居民表以崇廉耻之教塞姦宄之路司馬師皆從之

晉武帝泰始六年　初魏人居南匈奴五部於幷州諸郡與中國民雜居自謂其先漢氏外孫因改姓劉氏

咸寧五年　初南單于呼廚泉以兄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及魏武帝分匈奴爲五部以豹爲左部帥豹子淵幼而儁異師事上黨崔游博習經史嘗謂同門生上黨朱紀雁門范隆曰吾常耻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隨陸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文帝而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武事及長猿

臂善射膂力過人姿貌魁偉爲任子在洛陽王渾及子濟皆重之屢薦於帝帝召與語說之濟曰淵有文武長才陛下任以東南之事吳不足平也孔恂楊珧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淵才器誠少比然不可重任也及涼州覆沒帝問將於李憙對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劉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首可指日而梟也孔恂曰淵果梟樹機能則涼州之患方更深耳帝乃止東萊王彌家世二千石彌有學術勇略善騎射青州人謂之飛豹然喜任俠處士陳留董養見而謂之曰君好亂樂禍若天下有事

不作士大夫矣淵與彌友善謂彌曰王李以鄉曲見
知每相稱薦適足爲吾患耳因歔欷流涕齊王攸聞
之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安王
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奈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侍
子乎何德度之不弘也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淵
代爲左部帥
太康十年冬十一月詔以劉淵爲匈奴北部都尉淵
輕財好施傾心接物五部豪傑幽冀名儒多往歸之
惠帝永熙元年冬十月以劉淵爲建威將軍匈奴五
部大都督

永興元年　初太弟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爲冠軍將軍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淵子聰驍勇絶人博涉經史善屬文彎弓三百斤弱冠游京師名士莫不與交穎以聰爲積弩將軍淵從祖右賢王宣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自餘王侯降同編戶今吾衆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斂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乃相與謀推淵爲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詣鄴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穎弗許淵

令攸先歸告宣等使招集五部及雜胡聲言助穎實欲叛之及王浚東嬴公騰攻穎淵請歸發五部兵以擊浚騰穎許之淵至左國城宣等上大單于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都於離石　淵聞穎去鄴命劉景等將兵擊鮮卑劉宣等諫而止事並見西晉之亂　冬十月劉淵遷都左國城胡晉歸之者愈衆淵謂羣臣曰昔漢有天下久長恩結於民吾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乃建國號曰漢劉宣等請上尊號淵曰今四方未定且可依高祖稱漢王於是卽漢王位大赦改元曰元熙追尊安樂公禪為孝懷皇帝作

漢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爲王后以右賢王宣爲丞相崔游爲御史大夫左於陸王宏爲太尉范隆爲大鴻臚朱紀爲太常上黨崔懿之後部人陳元達皆爲黃門郎族子曜爲建武將軍游固辭不就元達少有志操淵嘗招之元達不答及淵爲漢王或謂元達曰君其懼乎元達笑曰吾知其人久矣彼亦亮吾之心但恐不過三二日驛書必至其暮淵果徵元達元達事淵屢進忠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知也曜生而眉白目有赤光幼聰慧有膽量早孤養於淵及長儀觀魁偉性磊落高亮與衆不羣好讀

書善屬文鐵厚一寸射而洞之常自比樂毅及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劉聰重之曰永明漢世祖魏武之流數公何足道哉

懷帝永嘉二年冬十月甲戌漢王淵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鳳十一月以其子和爲大將軍聰爲車騎大將軍族子曜爲龍驤大將軍十二月乙亥漢主淵以大將軍和爲大司馬封梁王尚書令歡樂爲大司徒封陳留王后父御史大夫呼延翼爲大司空封鴈門郡公宗室以親疎悉封郡縣王異姓以功伐悉封郡縣公侯

三年春正月漢主淵徙都平陽大赦改元河瑞　五月漢主淵封子裕爲齊王隆爲魯王　漢主淵遣楚王聰等寇洛陽軍失利淵召聰等還事見西晉之亂　十二月漢主淵以陳留王歡樂爲太傅楚王聰爲大司徒江都王延年爲大司空遣都護大將軍曲陽王賢與征北大將軍劉靈安北將軍趙固平北將軍王桑東屯內黃王彌表左長史曹嶷行安東將軍東徇青州且迎其家淵許之

四年春正月漢主淵立單徵女爲皇后梁王和爲皇太子大赦封子乂爲北海王以長樂王洋爲大司馬

秋七月庚午漢主淵寢疾辛未以陳留王歡樂爲太宰長樂王洋爲太傅江都王延年爲太保楚王聰爲大司馬大單于並錄尚書事置單于臺於平陽西以齊王裕爲大司徒魯王隆爲尚書令北海王乂爲撫軍大將軍領司隸校尉始安王曜爲征討大都督領單于左輔廷尉喬智明爲冠軍大將軍領單于右輔光祿大夫劉殷爲左僕射王育爲右僕射任顗爲吏部尚書朱紀爲中書監護軍馬景領左衛將軍永安王安國領右衛將軍安昌王盛安邑王欽西陽王璿皆領武衛將軍分典禁兵丁丑淵召太宰歡樂等

入禁中受遺詔輔政己卯淵卒太子和卽位和性猜
忌無恩宗正呼延攸翼之子也淵以其無才行終身
不遷官侍中劉乘素惡楚王聰衛尉西昌王銳恥不
預顧命乃相與謀說和曰先帝不權輕重之埶使三
王總彊兵於內大司馬擁十萬衆屯於近郊陛下便
爲寄坐耳宜早爲之計和攸之甥也深信之辛巳夜
召安昌王盛安邑王欽等告之盛曰先帝梓宮在殯
四王未有逆節一旦自相魚肉天下謂陛下何且大
業甫爾陛下勿信讒夫之言以疑兄弟兄弟尚不可
信他人誰足信哉攸銳怒之曰今日之議理無有二

領軍是何言乎命左右刃之盛既死欽懼曰惟陛下命壬午鋭帥馬景攻楚王聰於單于臺攸帥永安王安國攻齊王裕於司徒府乘帥安邑王欽攻魯王隆使尚書田密武衛將軍劉璿攻北海王乂密璿挾乂斬關歸於聰聰命貫甲以待之鋭知聰有備馳還與攸乘共攻隆裕攸乘疑安國欽有異志殺之是日斬裕癸未斬隆甲申聰攻西明門克之鋭等走入南宮前鋒隨之乙酉殺和於光極西室收鋭攸乘梟首通衢羣臣請聰即帝位聰以北海王乂單后之子也以位讓之乂涕泣固請聰久而許之曰乂及羣公正以

禍難尚殷貪孤年長故耳此家國之事孤何敢辭俟
乂年長當以大業歸之遂卽位大赦改元光興尊單
氏曰皇太后其母張氏曰帝太后以乂爲皇太弟領
大單于大司徒立其妻呼延氏爲皇后呼延氏淵后
之從父妹也封其子粲爲河內王易爲河間王翼爲
彭城王悝爲高平王仍以粲爲撫軍大將軍都督中
外諸軍事以石勒爲幷州刺史封汲郡公　九月辛未
葬漢主淵於永光陵謚曰光文皇帝廟號高祖　漢主
聰自以越次而立忌其嫡兄恭因恭寢穴其壁間刺
而殺之　漢太后單氏卒漢主聰尊母張氏爲皇太

后單氏年少美色聰烝焉太弟乂屢以爲言單氏慚恚而死乂寵由是漸衰然以單氏故尚未之廢也呼延后言於聰曰父死子繼古今常道陛下承高祖之業太弟何爲者哉陛下百年後粲兄弟必無種矣聰曰然吾當徐思之呼延氏曰事畱變生太弟見粲兄弟浸長必有不安之志萬一有小人交構其間未必不爲發於今日也聰心然之乂舅光祿大夫單沖泣謂乂曰踈不間親主上有意於河間王矣殿下何不避之乂曰河瑞之末主上自惟嫡庶之分以大位讓乂乂以主上齒長故相推奉天下者高祖之天下兄

終弟及何爲不可粲兄弟既壯猶今日也且子弟之
間親疎詎幾主上寧可有此意乎
愍帝建興二年春正月聰置丞相等七公又置輔漢
等十六大將軍各配兵二千以諸子爲之又置左右
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單于左右輔
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左右選曹尚書並
典選舉自司隸以下六官皆位亞僕射以其子粲爲
丞相領大將軍錄尚書事進封晉王江都王延年錄
尚書六條事汝陰王景爲太師王育爲太傅任顗爲
太保馬景爲大司徒朱紀爲大司空中山王曜爲大

司馬十一月漢主聰以晉王粲爲相國大單于總百揆粲少有儁才自爲宰相驕奢專恣遠賢親佞嚴刻愎諫國人始惡之

三年春三月雨血於漢東宮延明殿太弟乂惡之以問太傅崔瑋太保許遐瑋遐說乂曰主上往日以殿下爲太弟者欲以安衆心耳其志在晉王久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旨附之今復以晉王爲相國羽儀威重踰於東宮萬機之事無不由之諸王皆置營兵以爲羽翼事埶已去殿下非徒不得立也朝夕且有不測之危不如早爲之計今四衛精兵不減五千相國輕

姚正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取
餘王並幼固易奪也苟殿下有意二萬精兵指顧可
得鼓行入雲龍門宿衞之士孰不倒戈以迎殿下者
大司馬不慮其爲異也乂弗從東宮舍人荀裕告瑋
遐勸乂謀反漢主聰收瑋遐於詔獄假以他事殺之
使冠威將軍卜抽將兵監守東宮禁乂不聽朝會乂
憂懼不知所爲上表乞爲庶人幷除諸子之封褒美
晉王請以爲嗣抽抑而弗通
四年漢中常侍王沈宣懷中宮僕射郭猗等皆寵幸
用事漢主聰游宴後宮或三日不醒或百日不出自

去冬不視朝政事一委相國粲唯殺生除拜乃使沈等入白之沈等多不自而自以其私意決之故勳舊或不敘而姦佞小人有數日至二千石者軍旅歲起將士無錢帛之賞而後宮之家賜及僮僕動至數千萬沈等車服第舍踰於諸王子弟中表爲守令者三十餘人皆貪殘爲民害靳準闔宗諂事之郭猗與準皆有怨於太弟又猗謂相國粲曰殿下光文帝之世孫主上之嫡子四海莫不屬心奈何欲以天下與太弟乎且臣聞太弟與大將軍謀因三月上巳大宴作亂事成許以主上爲太上皇大將軍爲皇太子又許

衛將軍爲大單于二王處不疑之地並握重兵以此
舉事無不成者然二王貪一時之利不顧父兄事成
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固不待言東宮相國
單于當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也今爲期甚迫宜早
圖之臣屢言於主上主上篤於友愛以臣刀鋸之餘
終不之信願殿下勿泄密表其狀殿下儻不信臣言
可召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衞軍司馬劉惇假之恩
意許其歸首以問之必可知也粲許之猗密謂皮惇
曰二王逆狀主上及相國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
驚曰無之猗曰茲事已決吾憐卿親舊幷見族耳因

歔欷流涕二人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爲卿計卿能用之乎相國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不先啓卿卽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寬仁殿下敦睦苟言不見信則陷於誣譖不測之誅故不敢言也皮惇許諾粲召問之二人至不同時而其辭若一粲以爲信然靳準復說粲曰殿下宜自居東宮以領相國使天下早有所繫今道路之言皆云大將軍衞將軍欲奉太弟爲變期以季春若使太弟得天下殿下無容足之地矣粲曰爲之奈何準曰人告太弟爲變主上必不信宜緩東宮之禁使賓客得往來太弟雅好待士必

不以此爲嫌輕薄小人不能無迎合太弟之意爲之
謀者然後下官爲殿下露表其罪殿下收其賓客與
太弟交通者考問之獄辭旣具則主上無不信之理
也粲乃命卜抽引兵去東宮少府陳休左衞將軍卜
崇爲人清直素惡沈等雖在公座未嘗與語沈等深
疾之侍中卜幹謂休崇曰王沈等埶力足以回天地
卿輩自料親賢孰與竇武陳蕃休崇曰吾輩年踰五
十職位已崇唯欠一死耳死於忠義乃爲得所安能
俯首低眉以事閹豎乎去矣卜公勿復有言二月漢
主聰出臨上秋閣命收陳休卜崇及特進綦毋達太

中大夫公師彧尚書王琰田歆大司農朱諧並誅之
皆宦官所惡也卜幹泣諫曰陛下方側席求賢而一
旦戮卿大夫七人皆國之忠良無乃不可乎藉使休
等有罪陛下不下之有司暴明其狀天下何從知之
詔尚在臣所未敢宣露願陛下孰思之因叩頭流血
王沈叱幹曰卜侍中欲拒詔乎聰拂衣而入免幹爲
庶人太宰河間王易大將軍渤海王敷御史大夫陳
元達金紫光祿大夫西河王延等皆詣闕表諫曰王
沈等矯弄詔旨欺誣日月內諂陛下外佞相國威權
之重侔於人主多樹奸黨毒流海內知休等忠臣爲

國盡節恐發其奸狀故巧爲誣陷陛下不察遽加極刑痛徹天地賢愚傷懼今遺晉未殄巴蜀不賓石勒謀據趙魏曹嶷欲王全齊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乃復以沈等助亂誅巫咸戮扁鵲臣恐遂成膏肓之疾後雖救之不可及已請免沈等官付有司治罪聰以表示沈等笑曰羣兒爲元達所引遂成癡也沈等頓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得灑埽閨閤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讎又深恨陛下願以臣等膏鼎鑊則朝廷自然雍穆矣聰曰此等狂言常然卿何足恨乎聰問沈等於相國粲粲盛稱沈等忠清聰悅封

沈等爲列侯太宰易乂詣闕上疏極諫聰大怒手壞其疏三月易忿恚而卒易素忠直陳元達倚之爲援得盡諫爭及卒元達哭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既不復能言安用默默苟生乎歸而自殺　九月漢主宴羣臣於光極殿引見太弟乂乂容貌憔悴鬢髮蒼然涕泣陳謝聰亦爲之慟哭乃縱酒極歡待之如初

元帝建武元年春三月漢相國粲使其黨王平謂太弟乂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宜衷甲以備非常乂信之命宮臣皆衷甲以居粲馳遣告靳準王沈準

以白漢主聰曰太弟將爲亂已衷甲矣聰大驚曰寧有是邪王沈等皆曰臣等聞之久矣屢言之而陛下不之信也聰使粲以兵圍東宮粲使準沈收氐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皆懸首高格燒鐵灼目酋長自誣與乂謀反聰謂沈等曰吾今而後知卿等之忠也當念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而不用也於是誅東宮官屬及乂素所親厚準沈等素所憎怨者大臣數十人阬士卒萬五千餘人　夏四月廢乂爲北部王粲尋使準賊殺之乂形神秀爽寬仁有器度故士心多附之聰聞其死哭之慟曰吾兄弟止餘二人而不相容

安得使天下知吾心邪秋七月漢主聰立晉王粲爲皇太子領相國大單于仍總攝朝政如故大赦大興元年夏四月漢中常侍王沈養女有美色漢王聰立以爲左皇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諫曰臣聞王者立后比德乾坤生承宗廟沒配后土必擇世德名宗幽閑令淑乃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孝成帝以趙飛燕爲后使繼嗣絕滅社稷爲墟此前鑑也自麟嘉以來中宮之位不以德舉借使沈之女弟刑餘小醜猶不可以塵污椒房況其家婢邪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臣

恐非國家之福也聰大怒使中常侍宣懷謂太子粲曰鑒等小子狂言侮慢無復君臣上下之禮其速考實於是收鑒等送市皆斬之金紫光祿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者弗通鑒等臨刑王沈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爲惡乎乃公何與汝事鑒瞋目叱之曰豎子滅大漢者正坐汝鼠輩與靳準耳要當訴汝於先帝取汝於地下治之準謂鑒曰吾受詔收君有何不善君言漢滅由吾也鑒曰汝殺皇太弟使主上獲不友之名國家蓄養汝輩何得不滅懿之謂準曰汝心如梟鏡必爲國患汝旣食人人亦當食汝

張溥曰劉淵僭即漢王位陷河東平陽蒲阪爲首亂帝六年而死子和立弟聰弑之南寇晉懷愍二帝陷焉自是晉南渡雍兗司冀豫悉爲漢有未幾聰死靳準弑粲石勒殺曜誅鋤劉氏子孫殆盡匈奴亡漢距淵始創國僅二十有六年後世讀史者至此輒幸胡人之速殞信天運之有常然履霜戒早憂先治內中國之失惘乎其傷矣劉淵者冒頓後種左賢王豹子博習經史兼學武事王渾稱其容儀機鑒若由余日磾齊王攸勸武帝除之渾力保明太康末拜北部都

尉後遂不制推究亂本渾罪爲大然使司馬氏骨肉無殘支榦並植淵得同五部俊傑幽冀名儒效其驅策未始不可躡隨陸追絳灌也曹操少舉孝廉詣許劭問臧否劭目以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操大喜去既謀誅常侍討董卓亦自託節義後見漢室分崩遑遑無人臣禮爲能臣不能卽逸爲奸雄時適騁志往而不返淵才卽奇僅操流亞國家無事假一將軍號鼓行邊陲太平日久老死秦涼間耳楊駿賈后交亂諸王爭攻成都王穎鎭鄴表淵寧朔將軍監五部

事雖志蛟龍未敢問鼎族人劉宣沈精積思少慕蕭何鄧禹未聞懷貳忽蔑王室密謀推淵蓋上無高光之主內興驪姬之亂晉不能用淵淵必反而圖晉帝王盜賊所爭者時也苟非純臣孰憂國難非類異心烏能責以守死哉淵嘗求歸穎不之許東嬴公騰王浚兵起淵說穎願歸合五部摧二豎乃縱釋之淵爲猛虎假以深山者穎也浚率鮮卑破穎淵命將往救宣復諫止淵始侈然以大舜東夷文王西戎自命建帝號寇洛陽勢不可止晉室之禍爲之者淵成之者

宣淵能亂以才宣勸亂以謀覩野祭而慼辛有
之言過驪山而痛幽王之辱中國誠無人哉劉
和殺四王身旋遇弒聰立乂爲太弟粲賊殺之
單后被烝呼延構變家人之亂無異晉朝皆天
地不仁之氣所積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五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六

宋　建安　袁　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　溥　論　正

慕容據鄴

晉武帝太康二年　初鮮卑莫護跋始自塞外入居遼西棘城之北號曰慕容部莫護跋生木延木延生涉歸遷於遼東之北世附中國數從征討有功拜大單于　冬十月涉歸始寇昌黎

三年三月安北將軍嚴詢敗慕容涉歸於昌黎斬獲萬計

四年鮮卑慕容涉歸卒弟刪簒立將殺涉歸子廆廆亡匿於遼東徐郁家

六年慕容刪爲其下所殺部衆復迎涉歸子廆而立之涉歸與宇文部素有隙廆請討之朝廷弗許廆怒入寇遼西殺略甚衆帝遣幽州軍討廆戰於肥如廆衆大敗自是每歲犯邊又東擊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廆夷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

七年夏慕容廆寇遼東故扶餘王依慮子依羅求帥見人還復舊國請援於東夷校尉何龕龕遣督護賈沈將兵送之廆遣其將孫丁帥騎邀之於路沈力戰

斬丁遂復扶餘
十年夏四月慕容廆遣使請降五月詔拜廆鮮卑都督廆謁見何龕以士大夫禮巾衣詣門龕嚴兵以見之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廆曰主人不以禮待客客何爲哉龕聞之甚慚深敬異之時鮮卑宇文氏段氏方強數侵掠廆廆卑辭厚幣以事之段國單于階以女妻廆生皝仁昭廆以遼東僻遠徙居徒河之青山
惠帝元康四年慕容廆徙居大棘城
太安元年鮮卑宇文單于莫圭部衆強盛遣其弟屈

雲攻慕容廆廆擊其別帥素怒延破之素怒延恥之復發兵十萬圍廆於棘城廆衆皆懼廆曰素怒延兵雖多而無法制已在吾算中矣諸君但爲力戰無所憂也遂出擊大破之追奔百里俘斬萬計遼東孟暉先沒於宇文部帥其衆數千家降於廆廆以爲建威將軍廆以其臣慕輿句勤恪廉靖使掌府庫句心計默識不按簿書始終無漏以慕輿河明敏精審使典獄訟覆訊精允

懷帝永嘉元年冬十二月慕容廆自稱鮮卑大單于拓跋祿官卒弟猗盧總攝三部與廆通好

三年　初遼東太守龐本襲殺東夷校尉李臻詔以渤海封釋代之釋子悛勸釋伏兵請本收斬之悉誅其家

五年　初東夷校尉李臻之死也遼東附塞鮮卑素喜連木丸津託爲臻報仇攻陷諸縣殺掠士民屢敗郡兵連年爲寇東夷校尉封釋不能討請與連和連津不從民失業歸慕容廆者甚衆廆廩給遣還願留者即撫存之廆少子鷹揚將軍翰言於廆曰自古有爲之君莫不尊天子以從民望成大業今連津外以龐本爲名內實幸災爲亂封使君已誅本請和而寇

暴不已中原離亂州師不振遼東荒散莫之救恤單于不若數其罪而討之上則興復遼東下則併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於我國此霸王之基也廆笑曰孺子乃能及此乎遂帥衆東擊連津以翰爲前鋒破斬之盡併二部之衆得所掠民三千餘家及前歸廆者悉以付郡遼東賴以復存封釋疾病屬其孫奕於廆釋卒廆召奕與語說之曰奇士也補小都督釋子冀州主簿悛幽州參軍抽來奔喪廆見之曰此家拉拉千斤犍也以道不通喪不得還皆留仕廆廆以抽爲長史悛爲參軍王浚以妻舅崔毖爲東夷校尉

愍帝建興元年　初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北依王浚浚不能存撫又政法不立士民往往復去之段氏兄弟專尚武勇不禮士大夫唯慕容廆政事修明愛重人物故士民多歸之廆舉其英俊隨才授任以河東裴嶷北平陽耽廬江黃泓代郡魯昌爲謀主廣平游邃北海逄羨北平西方虔西河宋奭及封抽裴開爲股肱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岌弟眞蘭陵繆愷昌黎劉斌及封奕封裕典機要裕抽之子也裴嶷清方有幹略爲昌黎太守兄武爲玄菟太守武卒嶷與武子開以其喪歸過廆廆敬禮之及去厚加資送行及遼

[library stamp]

西道不逼嶷欲還就廆開曰鄉里在南奈何北行且等爲流寓段氏彊慕容氏弱何必去此而就彼也嶷曰中國喪亂今往就之是相帥而入虎口也且道遠何由可達若俟其清通又非歲月可冀今欲求託足之地豈可不愼擇其人汝觀諸段豈有遠略且能待國士乎慕容公修仁行義有霸王之志加以國豐民安今往從之高可以立功名下可以庇宗族汝何疑焉開乃從之旣至廆大喜陽耽清直沈敏爲遼西太守慕容翰破段氏於陽樂獲之廆禮而用之游邃逄羡宋奭皆嘗爲昌黎太守與黃泓俱避地於薊後歸

廆王浚屢以手書召遼兄暢暢欲赴之遼曰彭祖刑
政不修華戎離叛以遼度之必不能久兄且盤桓以
俟之暢曰彭祖忍而多疑頃者流民北來命所在追
殺之今手書殷勤我稽留不往將累及卿且亂世宗
族宜分以冀遺種遼從之卒與浚俱沒宋該與平原
杜羣劉翔先依王浚又依段氏皆以爲不足託帥諸
流寓同歸於廆東夷校尉崔毖請皇甫岌爲長史卑
辭說諭終莫能致廆招之岌與弟眞卽時俱至遼東
張統據樂浪帶方二郡與高句麗王乙弗利相攻連
年不解樂浪王遵說統帥其民千餘家歸廆廆爲之

置樂浪郡以統爲太守遵參軍事

元帝建武元年三月晉王以鮮卑大都督慕容廆爲都督遼左雜夷流民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不受征虜將軍魯昌說廆曰今兩京覆沒天子蒙塵琅琊王承制江東爲四海所係屬明公雖雄據一方而諸部猶阻兵未服者蓋以官非王命故也謂宜遣使琅琊勸承大統然後奉詔命以伐有罪誰敢不從處士遼東高詡曰霸王之資非義不濟今晉室雖微人心猶附之宜遣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杖大義以正諸部不患無辭矣廆從之遣長史王濟浮海

詣建康勸進

大興元年三月帝復遣使授慕容廆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辭公爵不受廆以游邃爲龍驤長史劉翔爲主簿命邃創定府朝儀法裴嶷言於廆曰晉室衰微介居江表威德不能及遠中原之亂非明公不能拯也今諸部雖各擁兵然皆頑愚相聚宜以漸幷取以爲西討之資廆曰君言大非孤所及也然君中朝名德不以孤僻陋而教誨之是天以君賜孤而祐其國也乃以嶷爲長史委以軍國之謀諸部弱小者稍稍擊取之

二年平州刺史崔毖自以中州人望鎮遼東而士民多歸慕容廆心不平數遣使招之皆不至意廆拘留之乃陰説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使共攻之約滅廆分其地毖所親渤海高瞻力諫毖不從三國合兵伐廆諸將請擊之廆曰彼爲崔毖所誘欲邀一切之利軍勢初合其鋒甚鋭不可與戰當固守以挫之彼烏合而來既無統壹莫相歸服久必攜貳一則疑吾與毖詐而覆之二則三國自相猜忌待其人情離貳然後擊之破之必矣三國進攻棘城廆閉門自守遣使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國疑宇文氏與廆有謀各引兵

歸宇文大人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取之宇文氏士卒數十萬連營四十里廆使召其子翰於徒河翰遣使白廆曰悉獨官舉國爲寇彼衆我寡易以計破難以力勝今城中之衆足以禦寇翰請爲奇兵於外伺其間而擊之內外俱奮使彼震駭不知所備破之必矣今幷兵爲一彼得專意攻城無復它虞非策之得者也且示衆以怯恐士氣不戰先沮矣廆猶疑之遼東韓壽言於廆曰悉獨官有憑陵之志將驕卒惰軍不堅密若奇兵卒起掎其無備必破之策也廆乃聽翰留徒河悉獨官聞之曰翰素名驍果今不入

城或能爲患當先取之城不足憂乃分遣數千騎襲翰翰知之詐爲段氏使者逆於道曰慕容翰久爲吾患聞當擊之吾已嚴兵相待宜速進也使者旣去翰即出城設伏以待之宇文氏之騎見使者大喜馳行不復設備進入伏中翰奮擊盡獲之乘勝徑進遣間使語廆出兵大戰廆使其子皝與長史裴嶷將精銳爲前鋒自將大兵繼之悉獨官初不設備聞廆至驚悉衆出戰前鋒始交翰將千騎從旁直入其營縱火焚之衆皆惶擾不知所爲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廆盡俘其衆獲皇帝玉璽三紐崔毖聞之懼使其兄

子翥詣棘城僞賀會三國使者亦至請和曰非我本意崔平州敎我耳廆以示翥臨之以兵翥懼首服廆乃遣翥歸謂毖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引兵隨之毖與數十騎棄家犇高句麗其衆悉降於廆廆以其子仁爲征虜將軍鎭遼東官府市里按堵如故高句麗將如奴子據於河城廆遣將軍張統掩擊擒之俘其衆千餘家以崔翥高瞻韓恆石琮歸於棘城待以客禮恆安平人琮鑑之孫也廆以高瞻爲將軍瞻稱疾不就廆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它也今晉室喪亂孤欲與諸君共清世難翼戴帝室君

中州望族宜同斯願奈何以華夷之異介然疎之哉夫立功立事惟問志略何如耳華夷何足問乎瞻猶不起廆頗不平龍驤主簿宋該與瞻有隙勸廆除之廆不從瞻以憂卒　宋該勸廆獻捷江東廆使該爲表裴嶷奉之并所得三璽詣建康獻之

三年三月裴嶷至建康盛稱慕容廆之威德賢儁皆爲之用朝廷始重之帝謂嶷曰卿中朝名臣當留江東朕別詔龍驤送卿家屬嶷曰臣少蒙國恩出入省闥若得復奉輦轂臣之至榮但以舊京淪沒山陵穿毀雖名臣宿將莫能雪恥獨慕容龍驤竭忠王室志

除凶逆故使臣萬里歸誠今臣來而不返必謂朝廷以其僻陋而棄之孤其嚮義之心使懈體於討賊此臣之所甚惜是以不敢徇私而忘公也帝曰卿言是也乃遣使隨嶷拜廆安北將軍平州刺史

四年十二月以慕容廆爲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封遼東公單于如故遣謁者郎授印綬聽承制置官司守宰廆於是備置僚屬以裴嶷游邃爲長史裴開爲司馬韓壽爲別駕陽耽爲軍諮祭酒崔燾爲主簿黃泓鄭林參軍事廆立子皝爲世子作東横以平原劉讚爲祭酒使皝與諸生同受

業廆得暇亦親臨聽之皝雄毅多權略喜經術國人稱之廆徙慕容翰鎭遼東慕容仁鎭平郭翰撫安民夷甚有威惠仁亦次之

成帝咸和六年冬慕容廆遣使與太尉陶侃牋勸以興兵北伐共清中原僚屬宋該等共議以廆立功一隅位卑任重等差無別不足以鎭華夷宜表請進廆官爵參軍韓恆駁曰夫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桓文有匡復之功不先求禮命以令諸侯宜繕甲兵除羣凶功成之後九錫自至比於邀君以求寵不亦榮乎廆不悅出恆爲新昌令於是東夷校尉

封抽等疏上侃府請封廆爲燕王行大將軍事侃復書曰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爲官摧勒然忠義竭誠今騰牋上聽可不遲速當在天臺也

八年夏五月甲寅遼東武宣公慕容廆卒六月世子皝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赦繫囚以長史裴開爲軍諮祭酒郎中令高詡爲玄菟太守皝以帶方太守王誕爲左長史誕以遼東太守陽騖爲才而讓之皝從之以誕爲右長史　秋七月慕容皝遣長史渤海王濟等來告喪

九年秋八月王濟還遼東詔遣侍御史王齊祭遼東

公廆又遣謁者徐孟策拜慕容皝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節都督承制封拜一如廆故事

咸康元年秋七月慕容皝立子儁為世子　冬十月王齊南還十二月慕容皝始受朝命

二年秋九月慕容皝遣長史劉斌兼郎中令遼東陽景送徐孟等還建康

三年秋九月鎮軍左長史封奕等勸慕容皝稱燕王皝從之於是備置羣司以封奕為國相韓壽為司馬裴開為奉常陽騖為司隸王寓為太僕李洪為大理

杜羣爲納言令宋該劉睦石琮爲常伯皇甫眞陽協爲冗騎常侍宋晃平熙張泓爲將軍封裕爲記室監洪臻之孫晃奭之子也　冬十月丁卯皝即燕王位大赦十一月甲寅追尊武宣公曰武宣王夫人段氏曰武宣后立夫人段氏爲王后世子儁爲王太子如魏武晉文輔政故事

四年十二月燕王皝討段遼事見燕討段遼

五年燕王皝自以稱王未受晉命冬遣長史劉翔參軍鞠運來獻捷論功且言權假之意并請刻期大舉共平中原

七年春正月燕王皝使唐國內史陽裕等築城於柳城之北龍山之西立宗廟宮闕命曰龍城二月劉翔至建康帝引見問慕容鎮軍平安對曰臣受遣之日朝服拜章翔爲燕王皝求大將軍燕王章璽朝議以爲故事大將軍不處邊自漢魏以來不封異姓爲王所求不可許翔曰自劉石構亂長江以北翦爲戎藪未聞中華公卿之胄有一人能攘臂揮戈摧破凶逆者也獨慕容鎮軍父子竭力心存本朝以寡擊衆屢殄彊敵使石虎畏懼悉使邊陲之民散居三魏蹙國千里以薊城爲北境功烈如此而惜海北之地不以

爲封邑何哉昔漢高祖不愛王爵於韓彭故能成其帝業項羽刓印不忍授卒用危亡吾之至心非苟欲尊其所事竊惜聖朝疎忠義之國使四海無所勸慕耳尚書諸葛恢翔之姊夫也獨主異議以爲夷狄相攻中國之利惟器與名不可輕許乃謂翔曰借使慕容鎮軍能除石虎乃是復得一石虎也朝廷何賴焉翔曰嫠婦猶知恤宗廟之隕今晉室阽危君位侔元凱曾無憂國之心邪嚮使靡鬲之功不立則少康何以祀夏桓文之戰不捷則周人皆爲左衽矣慕容鎮軍枕戈待旦志殄凶逆而君更唱邪惑之言忌間忠

臣四海所以未壹良由君輩耳翔留建康歲餘衆議
終不決翔乃說中常侍彧弘曰石虎苞八州之地帶
甲百萬志吞江漢自索頭宇文暨諸小國無不臣服
惟慕容鎮軍翼戴天子精貫白日而更不獲殊禮之
命竊恐天下移心解體無復南向者矣公孫淵無尺
寸之益於吳吳主封爲燕王加以九錫今慕容鎮軍
屢摧賊鋒威振秦隴虎比遣重使甘言厚幣欲授以
曜威大將軍遼西王慕容鎮軍惡其非正卻而不受
今朝廷乃矜惜虛名沮抑忠順豈社稷之長計乎後
雖悔之恐無及已弘爲之入言於帝帝意亦欲許之

會皝上表稱庾氏兄弟擅權召亂宜加斥退以安社稷又遺庾冰書責其當國秉權不能爲國雪耻冰甚愧恨其絕遠非所能制乃與何充奏從其請乙卯以慕容皝爲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州牧大單于燕王備物典策皆從殊禮又以其世子儁爲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賜軍資器械以千萬計又封諸功臣百餘人以劉翔爲代郡太守封臨泉鄉侯加員外散騎常侍翔固辭不受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酣縱相尚嘗因朝賀宴集謂何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宗社爲墟黎民塗炭斯乃廟堂

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宴安江沱肆情縱欲以奢靡爲榮以傲誕爲賢謇諤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等甚慚詔遣兼大鴻臚郭悕持節詣棘城册命燕王與翔等偕北公卿餞於江上翔謂諸公曰昔少康資一旅以滅有窮句踐憑會稽以報彊吳蔓草猶宜早除況寇讎乎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人舉事併壽而有之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中護軍謝廣曰是吾心也 秋七月郭悕劉翔等至燕燕王皝以翔

爲東夷護軍領大將軍長史以唐國內史陽裕爲左司馬典書令李洪爲右司馬中尉鄭林爲軍諮祭酒

八年冬十月燕王皝遷都龍城赦其境內

張溥曰慕容廆幼而魁岸雄傑有大度張華歎爲命世器遺以簪幘父涉歸死删篡立將謀殺廆亡匿避禍後國人殺删迎廆立之更叔父之難免於誅死卒爲國君有棘城故地天命所興在是矣廆掠昌黎擊扶餘遼西遼東歲寇不絕及貿沈斬孫丁廆即謀於衆曰吾先公以來世奉中國豈能與晉競乎乃遣使來降其明義知

幾隗囂公孫述弗如也記廆世系者云廆以晉武帝太康六年乙巳冬寇遼西己酉夏降以爲鮮卑都督元康甲寅秋徙居大棘城永嘉丁卯冬自稱鮮卑大單于元帝大興己卯十二月宇文氏攻廆廆大敗之遂取遼東遣使獻捷庚辰三月以爲平州刺史辛巳九月封遼東公癸巳五月卒凡嗣立五十一年稱單于二十七年稱公十三年儁僭號追尊高祖武宣皇帝身延洪祚長於諸胡所謂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其風漸近華夏矣夫廆之強大始於破素怒延成

於斬素喜連木九津敗悉獨官走崔毖擒如奴子而高句麗段氏宇文氏衰逐乞得歸而石勒懼方取徒河旋幷遼東戰略誠勝抑推亡御遠界遼碣而雄封建者惟在尊晉乎連津寇鈔慕容翰請廆興復遼東幷呑二部尊天子以成大業元帝初立魯昌高詡說廆遣使詣建康勸進此二策者乘中國之無王建義聲於絕壤管仲相齊先軫贊晉謀無以加廆納而行之上翼帝室下懾諸侯卽使楚國無問胙田已錫利孰大焉論者猶謂其按兵於二帝平陽之酷卒禮於

五鐸金陵之祚相時而動勤王不誠亦責意太過非予人以善也瘣欲求王爵先上牋陶侃望其爲葉公包胥志或有他辭則直矣惟其所用皆名賢是以執言多仁義瘣稱孫權外仗周張內憑顧陸據揚越侵徐豫合魏朝旰食其意蓋以自處豈若石勒妄比光武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七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成李據蜀

晉惠帝元康八年　初張魯在漢中賓人李氏自巴西宕渠往依之魏武帝克漢中李氏將五百餘家歸之拜爲將軍遷於略陽北土號曰巴氐其孫特庠流皆有材武善騎射性任俠州黨多附之及齊萬年反關中荐饑略陽天水等六郡民流移就穀入漢川者數萬家道路有疾病窮乏者特兄弟常營護振救之

由是得衆心流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劍閣苾至漢中受流民賂表言流民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賑贍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禁止李特至劍閣太息曰劉禪有如此地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聞者異之

永康元年冬十一月詔徵益州刺史趙廞爲大長秋以成都內史中山耿滕爲益州刺史廞賈后之姻親也聞徵甚懼且以晉室衰亂陰有據蜀之志乃傾倉廩賑流民以收衆心以李特兄弟材武其黨類皆巴

西人與廞同郡厚遇之以爲爪牙特等憑恃廞埶專聚衆爲盜蜀人患之滕數密表流民剛剽蜀人愞弱主不能制客必爲亂階宜使還本土勿留之險地恐秦雍之禍更移於梁益矣廞聞而惡之州被詔書遣文武千餘人迎滕是時成都治少城益州治太城廞猶在太城未去滕欲入州功曹陳恂諫曰今州郡構怨日深入城必有大禍不如留少城以觀其變檄諸縣合村保以備秦氏陳西夷行至且當待之不然退保犍爲西渡江源以防非常滕不從是日帥衆入州廞遣兵逆之戰於西門滕敗死郡吏皆竄走惟陳恂

面縛詣廞請滕喪廞義而許之廞又遣兵逆西夷校尉陳摠摠至江陽聞廞有異志主簿蜀郡趙模曰今州郡不協必生大變當速行赴之府是兵要助順討逆誰敢動者摠更緣道停留比至南安魚涪津已遇廞軍模白摠散財募士以拒戰若克州軍則州可得不克順流而退必無害也摠曰趙益州忿耿侯故殺之與吾無嫌何爲如此模曰今州起事必當殺君以立威雖不戰無益也言至垂涕摠不聽衆遂自潰摠逃草中模著摠服格戰廞兵殺模見其非是更搜求得摠殺之廞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署置僚屬

改易守令王官被召無敢不往李庠帥妹壻李含天水任回上官晶扶風李攀始平費佗氐苻成隗伯等四千騎歸廞廞以庠爲威寇將軍封陽泉亭侯委以心膂使招合六郡壯勇至萬餘人以斷北道

永寧元年春正月李庠驍勇得衆心趙廞寖忌之而未言長史蜀郡杜淑張粲說廞曰將軍起兵始爾而遽遣李庠握彊兵於外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此倒戈授人也宜早圖之會庠勸廞稱尊號淑粲因白廞以庠大逆不道引斬之并其子姪十餘人時李特李流皆將兵在外廞遣人慰撫之曰庠非所宜言罪應死

兄弟罪不相及復以特流爲督將特流怨廞引兵歸縣竹廞牙門將涪陵許弇求爲巴東監軍杜淑張粲固執不許弇怒手殺淑粲於廞閤下淑粲左右復殺弇三人皆廞之腹心也廞由是遂衰廞遣長史犍爲費遠蜀郡太守李苾督護常俊督萬餘人斷北道屯緜竹之石亭李特密收兵得七千餘人夜襲遠等軍燒之死者什八九遂進攻成都費遠李苾及軍祭酒張微夜斬關走文武盡散廞獨與妻子乘小船走至廣都爲從者所殺特入成都縱兵大掠遣使詣洛陽陳廞罪狀初梁州刺史羅尚聞趙廞反表廞素非雄

才蜀人不附敗亡可計日而待詔拜尚平西將軍益州刺史督牙門將王敦蜀郡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冉等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其弟驤於道奉迎幷獻珍玩尚悅以驤爲騎督特流復以牛酒勞尚於緜竹王敦辛冉說尚曰特等專爲盜賊宜因會斬之不然必爲後患尚不從冉與特有舊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也特深自猜懼三月尚至成都

初朝廷符下秦雍州使召還流民入蜀者又遣御史馮該張昌督之李特兄輔自略陽至蜀言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然之累遣天水閻式詣羅尚求權停

至秋又納賂於尚及馮該尚該許之朝廷論討趙廞功拜特宣威將軍弟流奮武將軍皆封侯璽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民與特同討廞者將加封賞廣漢太守辛冉欲以滅廞爲己功寢朝命不以實上衆咸怨之羅尚遣從事督遣流民限七月上道時流民布在梁益爲人傭力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爲且水潦方盛年穀未登無以爲行資特復遣閻式詣尚求停至冬辛冉及犍爲太守李苾以爲不可尚舉別駕蜀郡杜弢秀才式爲弢說逼移利害弢亦欲寬流民一年尚用冉苾之謀不從弢乃致秀才板出還家

冉性貪暴欲殺流民首領取其資貨乃與苾白尚言
流民前因趙廞之亂多所剽掠宜因移設關以奪取
之尚移書令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搜索寶貨
特數爲流民請留流民皆感而恃之多相帥歸特特乃
結大營於緜竹以處流民移辛冉求自寛冉大怒遣
人分牓通衢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見之悉取以
歸與弟驤改其購云能送六郡酋豪李任閻趙楊上
官及氐叟侯王一首賞百匹於是流民大懼歸特者
愈衆旬月間過二萬人流亦聚衆數千人特又遣閻
式詣羅尚求申期式見營柵衝要謀掩流民歎曰民

心方危令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辛冉李苾意不可回乃辭尚還緜竹尚謂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流民今聽寬矣式曰明公惑於姦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民也今趣之不以理衆怒難犯恐爲禍不淺尚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至緜竹言於特曰尚雖云爾然未可信也何者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擁彊兵一旦爲變亦非尚所能制深宜爲備特從之　冬十月特分爲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繕甲厲兵戒嚴以待之冉苾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令流民得展姦計李特兄弟並有雄才吾屬將爲所虜

矣宜爲決計羅侯不足復問也乃遣廣漢都尉曾元
牙門張顯劉並等潛帥步騎三萬襲特營羅尚聞之
亦遣督護田佐助元元等至特安臥不動待其衆半
入發伏擊之死者甚衆殺田佐曾元張顯傳首以示
尚冉尚謂將佐曰此虜成去矣而廣漢不用吾言以
張賊埶今若之何於是六郡流民李含等共推特行
鎭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以其弟流行鎭東大將軍號
東督護以相鎭統又以兄輔爲驃騎將軍弟驤爲驍
騎將軍進兵攻冉於廣漢尚遣李苾費遠帥衆救冉
畏特不敢進冉出戰屢敗潰圍犇德陽特入據廣漢

以李超爲太守進兵攻尚於成都尚以書諭閻式式復書曰辛冉傾巧曾元小豎李叔平非將帥之材式前爲節下及杜景文論留徙之宜人懷桑梓孰不願之但往日初至隨穀庸賃一室五分復值秋潦乞須冬熟而終不見聽繩之太過窮鹿抵虎流民不肯延頸受刃以致爲變卽聽式言寛使治嚴不過去九月盡集十月進道令達鄉里何有如此也特以兄輔弟驤子始蕩雄及李含含子國離任回李攀攀弟恭上官晶任臧楊褒上官惇等爲將帥閻式李遠等爲僚佐羅尚素貪殘爲百姓患特與蜀民約法三章施捨

振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尚頻爲特所敗乃阻長圍緣郫水作營連延七百里與特相拒求救於梁州及南夷校尉

太安元年夏五月河間王顒遣督護衙博討李特軍於梓潼朝廷復以張微爲廣漢太守軍於德陽羅尚遣督護張龜軍於繁城特使其子鎮軍將軍蕩等襲博而自將擊龜破之蕩敗博兵於陽沔梓潼太守張演委城走巴西丞毛植以郡降蕩進攻博於葭萌博走其衆盡降河間王顒更以許雄爲梁州刺史特自稱大將軍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　秋八月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李特攻張微微擊破之遂進攻特營李蕩引兵救之山道險隘蕩力戰而前遂破微兵特欲還涪蕩及司馬王辛諫曰微軍已敗智勇俱竭宜乘銳氣遂禽之特復進攻微殺之生禽微子存以微喪還之特以其將蹇碩守德陽李驤軍毗橋羅尚遣軍擊之屢爲驤所敗驤遂進攻成都燒其門李流軍成都之北尚遣精勇萬人攻驤驤與流合擊大破之還者什一二許雄數遣軍攻特不勝特勢益盛建寧大姓李叡毛詵逐太守許俊朱提大姓李猛逐太守雍約以應特衆各數萬南夷校尉李毅討破之斬詵李猛奉牋降而

辭意不遜毅誘而殺之
二年春正月李特潛渡江擊羅尚水上軍皆散走蜀
郡太守徐儉以少城降特入據之惟取馬以供軍餘
無侵掠赦其境內改元建初羅尚保太城遣使求和
於特蜀民相聚爲塢者皆送款於特特遣使就撫之
以軍中糧少乃分六郡流民於諸塢就食李流言於
特曰諸塢新附人心未固宜質其大姓子弟聚兵自
守以備不虞又與特司馬上官惇書曰納降如待敵
不可易也前將軍雄亦以爲言特怒曰大事已定但
當安民何爲更逆加疑忌使之離叛乎朝廷遣荆州

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孫阜帥水軍三萬以救羅尚岱
以阜爲前鋒進逼德陽特遣李蕩及蜀郡太守李璜
就德陽太守任臧共拒之岱阜軍埶甚盛諸塢皆有
貳志益州兵曹從事蜀郡任叡言於羅尚曰李特散
眾就食驕怠無備此天亡之時也宜密約諸塢刻期
同發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尚使叡夜縋出城宣旨於
諸塢期以二月十日同擊特叡因詣特詐降特問城
中虛實叡曰糧儲將盡但餘貨帛耳叡求出省家特
許之遂還報尚二月尚遣兵掩襲特營諸塢皆應之
特兵大敗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尸傳首洛陽流民

大懼李流李蕩李雄收餘衆還保赤祖流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保東營蕩雄保北營孫阜破德陽獲蹇碩任臧退屯涪陵三月羅尚遣督護何沖常深等攻李流涪陵民藥紳等亦起兵攻流流與李驤拒深使李蕩李雄拒紳何沖乘虛攻北營氐苻成隗伯在營中叛應之蕩母羅氏擐甲拒戰伯手刃傷其目羅氏氣益壯營垂破會流等破深紳引兵還與沖出戰大破之成伯帥其黨突出詣尚流等乘勝進抵成都尚復閉城自守蕩馳馬逐北中矛而死朝廷遣侍中燕國劉沈假節統羅尚許雄等軍討李流行至長

安河間王顒留沈爲軍師遣席薳代之李流以李特李蕩繼死宗岱孫阜將至甚懼李含勸流降流從之李驤李雄迭諫不納　夏五月流遣其子世及含子胡爲質於阜軍胡兄離爲梓潼太守聞之自郡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雄曰爲今計當如是而二翁不從奈何離曰當劫之耳雄大喜乃共說流民曰吾屬前已殘暴蜀民今一旦束手便爲魚肉惟有同心襲阜以取富貴耳衆皆從之雄遂與離襲擊阜軍大破之會宗岱卒於墊江荆州軍遂退流甚慙由是奇雄才軍事悉以任之六月李雄攻殺汶山太守

陳圓遂取郫城　秋七月李流徙屯郫蜀民皆保險
結塢或南入寧州或東下荆州城邑皆空野無烟火
流虜掠無所得士衆飢乏唯涪陵千餘家依青城山
處士范長生平西參軍涪陵徐轝說羅尚求爲汶山
太守邀結長生與共討流尚不許轝怒出降於流流
以轝爲安西將軍轝說長生使資給流軍糧長生從
之流軍由是復振　九月李流疾篤謂諸將曰驍騎仁
明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
於前軍流卒衆推李雄爲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治
郫城雄使武都朴泰紿羅尚使襲郫城云已爲內應

尚使隗伯將兵攻郫泰約舉火爲應李驤伏兵於道泰出長梯於外隗伯兵見火起爭緣梯上驤縱兵擊大破之追犇夜至城下詐稱萬歲曰已得郫城矣入少城尚乃覺之退保大城隗伯創甚雄生獲之赦不殺李驤攻犍爲斷尚運道獲太守龔恢殺之　閏十二月李雄急攻羅尚尚軍無食留牙門張羅守城夜由牛鞞水東走羅開門降雄入成都軍士飢甚乃帥衆就穀於郪掘野芋而食之許雄坐討賊不進徵即罪之永興元年春正月羅尚逃至江陽遣使表狀詔尚權統巴東巴郡涪陵以供軍賦尚遣別駕李興詣鎮南

將軍劉弘求糧弘綱紀以運道阻遠且荆州自空乏欲以零陵米五千斛與尚弘曰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三萬斛給之尚賴以自存　李雄以范長生有名德爲蜀人所重欲迎以爲君而臣之長生不可諸將固請雄即尊位　冬十月雄即成都王位大赦改元曰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以其叔父驤爲太傅兄始爲太保李離爲太尉李雲爲司徒李璜爲司空李國爲太宰閻式爲尚書令楊褒爲僕射尊母羅氏爲王太后追尊父特爲成都景王雄以李國李離有智謀凡事必咨而後行然

國離事雄彌謹　十一月羅尚移屯巴郡遣兵掠蜀
中獲李驤妻昝氏及子壽
光熙元年春三月范長生詣成都成都王雄門迎執
板拜爲丞相尊之曰范賢　夏六月成都王雄卽皇
帝位大赦改元曰晏平國號大成追尊父特曰景皇
帝廟號始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以范長生爲天地
太師復其部曲皆不豫征稅諸將恃恩互爭班位尚
書令閻式上疏請考漢晉故事立百官制度從之
張溥曰成李之興繇流民始然李庠死於趙廞
李特李輔李遠死於羅尚任叡李蕩死於追奔

家族殘覆多矣其能困而復奮離而復合者蓋飢寒之民難靖庸黷之臣不戢上日見怨而下因爲德是以用武弗疑樂於仇國也趙廞本賈后姻親乘晉衰亂陰圖據蜀結李特兄弟爲爪牙攻殺耿滕陳摠勢寖鴟張然無才必敗羅尚先言之廞既斬庠李特李流怨廞甚收兵夜襲走死廣都尚誠知廞哉及領益州度其行事必違過廞孰知其愛邪佞憎忠正富擬魯衛貪如豺狼蜀人怨之尤倍廞也尚初入蜀特等奉牛酒迎勞王敦辛冉說尚因會斬之不從比符下

秦雍召還入蜀流民又納賂許緩及州郡逼遣
尚不能止復搜索寶貨既利其財又奪彼安土
民卽至愚孰能無怨尚彌督遣特愈請留衆怒
在尚益疾趣特是益州刺史爲鸇獺李氏兄弟
爲叢淵也特擊走辛冉殺張微尚屢敗北遂據
少城特心輕尚納降不設備任叡勸尚密約諸
塢夾擊特等斬首是時尚操勝勢可盡鋤諸李
乃流蕩雄收餘衆轉戰羅氏一婦人擐甲破敵
尚仍窮守宗岱孫阜奔亡范長生出糧資給流
軍更振民心去者暫勝而常敗民心附者暫敗

而常勝羅尚殺我之謠有太師更始之痛能望
濟乎李流始謀降尚李雄力諫即與李離襲破
孫阜流死立後能興門戶者非雄其誰一據成
都竟稱帝號李氏父子兄弟與流民日夜圖之
久矣死者死帝者帝力併於闔宗事成於四載
飄搖風雨其巢不傾盜賊而能得民若此者即
田嘗之智弗若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七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張氏據涼

晉惠帝永寧元年春正月以散騎常侍安定張軌爲

涼州刺史軌以時方多難陰有保據河西之志故求

爲涼州時州境盜賊縱横鮮卑爲寇軌至以宋配氾

瑗爲謀主悉討破之威著西土

懷帝永嘉二年春三月涼州刺史張軌病風口不能

言使其子茂攝州事隴西内史晉昌張越涼州大族

欲逐軌而代之與其兄酒泉太守鎮及西平太守曹
袪謀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模稱軌廢疾請以秦州
刺史賈龕代之龕將受之其兄讓龕曰張涼州一時
名士威著西州汝何德以代之龕乃止鎮袪上疏更
請刺史未報遂移檄廢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使耽
表越爲刺史軌下教欲避位歸老宜陽長史王融參
軍孟暢蹋折鎮檄排閤入言曰晉室多故明公撫寧
西夏張鎮兄弟敢肆凶逆當鳴鼓誅之遂出戒嚴會
軌長子寔自京師還乃以寔爲中督護將兵討鎮遣
鎮甥太府主簿令狐亞先往說鎮爲陳利害鎮流涕

曰人誤我乃詣寔歸罪寔南擊曹袪走之朝廷得鎮袪疏以侍中袁瑜爲涼州刺史治中楊澹馳詣長安割耳置盤上訴軌之被誣南陽王模表請停瑜武威太守張琠亦上表留軌詔依模所表且命誅曹袪軌於是命寔帥步騎三萬討袪斬之張越犇鄴涼州乃定　五月詔封張軌西平郡公軌辭不受時州郡之使莫有至者軌獨遣使貢獻歲時不絕

四年十一月詔加張軌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光祿大夫傅祗太常摯虞遺軌書告以京師飢匱軌遣參軍杜勳獻馬五百匹氍布三萬匹

六年春三月涼州主簿馬魴說張軌宜命將出師翼戴帝室軌從之馳檄關中共尊輔秦王且言今遣前鋒督護宋配帥步騎二萬徑趨長安西中郎將寔帥中軍三萬武威太守張琠帥胡騎二萬絡繹繼發

秋九月秦州刺史裴苞據險以拒涼州兵張寔宋配等擊破之苞奔桑凶塢

愍帝建興二年二月壬寅以張軌爲太尉涼州牧封西平郡公朝廷以張軌老病拜其子寔爲副刺史

夏五月西平武穆公張軌寢疾遺令文武將佐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己丑軌薨長史張璽等表

世子寔攝父位　冬十月以張寔爲都督涼州諸軍
事涼州刺史西平公
三年冬十月涼州軍士張冰得璽文曰皇帝行璽獻
於張寔僚屬皆賀寔曰是非人臣所得留遣使歸於
長安
四年夏四月張寔下令所部吏民有能舉其過者賞
以布帛羊米賊曹佐高昌隗瑾曰令明公爲政事無
巨細皆自決之或興師發令府朝不知萬一違失謗
無所分羣下畏威受成而已如此雖賞之千金終不
敢言也謂宜少損聰明凡百政事皆延訪羣下使各

盡所懷然後采而行之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寔悅從之增瑾位三等寔遣將軍王該帥步騎五千入援長安且送諸郡貢計詔拜寔都督陝西諸軍事以寔弟茂爲秦州刺史

元帝建武元年春正月黃門郎史淑侍御史王冲自長安犇涼州稱愍帝出降前一日使淑等齎詔賜張寔拜寔大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且曰朕已詔瑯邪王時攝大位君其協贊瑯邪共濟多難淑等至姑臧寔大臨三日辭官不受初寔叔父肅爲西海太守聞長安危逼請爲先鋒入援寔以其老弗許

及聞長安不守肅悲憤而卒寔遣太府司馬韓璞撫
戎將軍張閬等帥步騎一萬東擊漢命討虜將軍陳
安安故太守賈騫隴西太守吳紹各統郡兵爲前驅又
遺相國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軀前遣賈騫瞻公
舉動中被符命敕騫還軍俄聞寇逼長安胡崧不進
麴允持金五百請救於崧遂決遣騫等進軍度嶺會
聞朝廷傾覆爲忠不遂憤痛之深死有餘責今更遣
璞等唯公命是從璞等卒不能進而還至南安諸羌
斷路相持百餘日糧竭矢盡璞殺車中牛以饗士泣
謂之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欲生還

乎曰欲從我令乎曰諾乃鼓譟進戰會張閬帥金城
兵繼至夾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先是長安謠曰秦
川中血沒腕唯有涼州倚柱觀及漢兵覆關中氐羌
掠隴右雍秦之民死者什八九獨涼州安全
大興元年春三月寔遣牙門蔡忠奉表詣建康比至
帝已即位寔不用江東年號猶稱建興
三年夏六月京兆人劉弘客居涼州天梯山以妖術
惑衆從受道者千餘人西平元公張寔左右皆事之
帳下閻涉牙門趙卬皆弘鄉人弘謂之曰天與我神
璽應王涼州涉卬信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

奉弘爲主寔弟茂知其謀請誅弘寔令牙門將史初
收之未至涉等懷刃而入殺寔於外寢弘見史初至
謂曰使君已死殺我何爲初怒截其舌而囚之轘於
姑臧市誅其黨與數百人左司馬陰元等以寔子駿
尚幼推張茂爲涼州刺史西平公赦其境內以駿爲
撫軍將軍　秋八月西平公張茂立兄子駿爲世子
四年春二月張茂築靈鈞臺基高九仞武陵閻曾夜
叩府門呼曰武公遣我來言何故勞民築臺有司以
爲妖請殺之茂曰吾信勞民曾稱先君之命以規我
何謂妖乎乃爲之罷役

永昌元年冬十二月張茂使將軍韓璞帥衆取隴西南安之地置秦州

明帝太寧元年八月趙主曜自隴上西擊涼州遣其將劉咸攻韓璞於冀城呼延晏攻寧羌護軍陰鑒於桑壁曜自將戎卒二十八萬軍於河上列營百餘里金鼓之聲動地河水爲沸張茂臨河諸戍皆望風奔潰曜揚聲欲百道俱濟直抵姑臧涼州大震參軍馬岌勸茂親出拒戰長史氾禕怒請斬之岌曰氾公糟粕書生刺舉小才不思家國大計明公父子欲爲朝廷誅劉曜有年矣今曜自至遠近之情共觀明公此

畢當立信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力雖不敵執不可
以不出茂曰善乃出屯石頭茂謂參軍陳珍曰劉曜
舉三秦之衆乘勝席卷而來將若之何珍曰曜兵雖
多精卒至少大抵皆氐羌烏合之衆恩信未洽且有
山東之虞安能捨其腹心之疾曠日持久與我爭河
西之地邪若二旬不退珍請得弊卒數千爲明公擒
之茂喜使珍將兵救韓璞趙諸將爭欲濟河趙主曜
曰吾軍勢雖盛然畏威而來者三分有二中軍疲困
其實難用今但案甲勿動以吾威聲震之若出中旬
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爲負卿矣茂尋遣使稱藩獻馬

牛羊珍寶不可勝紀曜拜茂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雜夷匈奴諸軍事太師涼州牧封涼王加九錫　張茂大城姑臧修靈鈞臺別駕吳紹諫曰明公所以修城築臺者蓋懲旣往之患耳愚以爲苟恩未洽於人心雖處層臺亦無所益適足以疑羣下忠信之志失士民繫託之望示怯弱之形啓鄰敵之謀將何以佐天子霸諸侯乎願亟罷茲役以息勞費茂曰亡兄一旦失身於物豈無忠臣義士欲盡節者哉顧禍生不意雖有智勇無所施耳王公設險勇夫重閉古之道也今國家未靖不可以太平之理

責人於屯邅之世也卒爲之
二年夏五月甲申張茂疾病執世子駿手泣曰吾家
世以孝友忠順著稱今雖天下大亂汝奉承之不可
失也且下令曰吾官非王命苟以集事豈敢榮之死
之日當以白帢入棺勿以朝服斂是日薨愍帝使者
史淑在姑臧左長史氾禕右長史馬謨等使淑拜駿
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赦其境內前趙王曜遣使贈
茂太宰謚曰成烈王拜駿上大將軍涼州牧涼王
冬十二月涼州將辛晏據枹罕不服張駿將討之從
事劉慶諫曰霸王之師必須天時人事相得然後乃

起辛晏凶狂安忍其亡可必奈何以饑年大舉盛寒
攻城乎駿乃止駿遣參軍王騭聘於趙趙主曜謂之
曰貴州款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騭曰不能侍中徐邈
曰君來結好而云不能保何也騭曰齊桓貫澤之盟
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
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
察邇者之變況鄙州乎曜曰此涼州之君子也擇使
可謂得人矣厚禮而遣之

三年春二月張駿承元帝凶問大臨三日會黃龍見
嘉泉氾禕等請改年以章休祥駿不許辛晏以枹罕

降駿復收河南之地

成帝咸和元年張駿畏趙人之逼是歲徙隴西南安民二千餘家於姑臧又遣使修好於成以書勸成主雄去尊號稱藩於晉雄復書曰吾過爲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思爲晉室元功之臣埽除氛埃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在闇至有何已已自是聘使相繼

二年夏五月張駿聞趙兵爲後趙所敗乃去趙官爵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武威太守竇濤金城太守張閬武興太守辛巖揚烈將軍宋輯等帥眾數萬東

會韓璞攻掠趙秦州諸郡趙南陽王胤將兵擊之屯狄道枹罕護軍辛晏告急秋駿使韓璞辛巖救之璞進度沃干嶺巖欲速戰璞曰夏末以來日星數有變不可輕動且曜與石勒相攻胤必不能久與我相守也與胤夾洮相持七十餘日 冬十月璞遣辛巖督運於金城胤聞之曰韓璞之衆十倍於吾吾糧不多難以持久今虜分兵運糧天授我也若敗辛巖璞等自潰乃帥騎三千襲巖於沃干嶺敗之遂前逼璞營璞衆大潰胤乘勝追奔濟河攻拔令居斬首二萬級進據振武河西大駭張閬辛晏帥其衆數萬降趙駿

遂失河南之地

三年秋八月張駿治兵欲乘虛襲長安理曹郎中索詢諫曰劉曜雖東征其子胤守長安未易輕也借使小有所獲彼若釋東方之圖還與我校禍難之興未可量也駿乃止

五年夏五月張駿因前趙之亡復收河南地至狄道置五屯護軍與趙分境六月後趙遣鴻臚孟毅拜駿征西大將軍涼州牧加九錫駿恥爲之臣不受留毅不遣　休屠王羌叛趙趙河東王生擊破之羌犇涼州西平公駿懼遣孟毅還使其長史馬詵稱臣入貢

於趙

七年涼州僚屬勸張駿稱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言此者罪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爲王駿立次子重華爲世子

八年　初張駿欲假道於成以通表建康成主雄不許駿乃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於成以假道雄僞許之將使盜覆諸東峽蜀人橋贊密以告淳淳謂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萬里通誠於建康者以陛下嘉尚忠義能成人之美故也若欲殺臣者當斬之

都市宣示衆目曰涼州不忘舊德通使瑯邪主聖臣
明發覺殺之如此則義聲遠播天下畏威今使盜殺
之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示天下乎雄大驚曰安有
此邪司隸校尉景騫言於雄曰張淳壯士請留之雄
曰壯士安肯留且試以卿意觀之騫謂淳曰卿體豐
大天熱可且遣下吏小住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播
越梓宮未返生民塗炭莫之振救故遣淳通誠上都
所論事重非下吏所能傳使下吏可了則淳亦不來
矣雖火山湯海猶將赴之豈寒暑之足憚哉雄謂淳
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彊何不亦稱帝自娛一方

湣曰寡君祖考以來世篤忠貞以讎恥未雪枕戈待旦何自娛之有雄甚慙曰我之祖考本亦晉臣遭天下大亂與六郡之民避難此州爲衆所推遂有今日瑯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國者亦當帥衆輔之厚爲湣禮而遣之湣卒致命於建康長安之失守也敦煌計吏耿訪自漢中入江東屢上書請遣大使慰撫涼州朝廷以訪守侍書御史拜張駿鎮西大將軍選隴西賈陵等十二人副之訪至梁州道不通以詔書付賈陵詐爲賈客以達之是歲陵始至涼州駿遣部曲督王豐等報謝

九年春二月丁卯詔遣耿訪王豐齎印綬授張駿大將軍都督陝西雍秦涼州諸軍事自是每歲使者不絕

咸康元年　初張軌及二子寔茂雖保據河右而軍旅之事無歲無之及張駿嗣位境內漸平駿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彊遠近稱之以爲賢君駿遣將楊宣伐龜茲鄯善於是西域諸國焉耆于窴之屬皆詣姑臧朝貢駿於姑臧南作五殿官屬皆稱臣駿有兼秦雍之志遣參軍麴護上疏以爲勒雄既死虎期繼逆兆庶離主漸冉經世先老消落後生

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乞敕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沔首尾齊舉

五年九月張駿立辟雍明堂以行禮十一月以世子重華行涼州事

六年春三月張駿復遣別駕馬詵入貢於後趙表辭蹇傲趙王虎怒欲斬詵侍中石璞諫曰今國家所當先除者遺晉也河西僻陋不足為意今斬馬詵必征張駿則兵力分而為二建康復延數年之命矣乃止璞苞之曾孫也

穆帝永和元年十二月張駿伐焉耆降之是歲駿分

武威等十一郡爲涼州以世子重華爲刺史分興晉
等八郡爲河州以寧戎校尉張瓘爲刺史分敦煌等
三郡及西域都護等三營爲沙州以西胡校尉楊宣
爲刺史駿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假涼王督攝三州始
置祭酒郎中大夫舍人謁者等官官號皆倣天朝而
微變其名車服旌旗擬於王者
二年夏五月丙戌西平忠成公張駿薨官屬上世子
重華爲使持節大都督太尉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
公假涼王赦其境內尊嫡母嚴氏爲大王太后母馬
氏爲王太后　趙將軍王擢擊張重華襲武街執護

軍曹權胡宣徙七千餘戶於雍州涼州刺史麻秋將軍孫伏都攻金城太守張沖請降涼州震動重華悉發境內兵使征南將軍裴恆將之以禦趙恆壁於廣武久而不戰涼州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敗在將今議者舉將多推宿舊夫韓信之舉非舊德也蓋明主之舉用無常人才之所堪則授以大事今彊寇在境諸將不進人情危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可用以禦趙重華召艾問以方略艾願請兵七千人必破趙以報重華拜艾中堅將軍給步騎五千使擊秋艾引兵出振武夜有二梟鳴於牙中

艾曰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也進與趙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爲福祿伯

三年夏四月趙涼州刺史麻秋攻枹罕晉昌太守郎坦以城大難守欲棄外城武成太守張悛曰棄外城則動衆心大事去矣寧戎校尉張璩從悛言固守大城秋帥衆八萬圍塹數重雲梯地突百道皆進城中隨方禦之秋衆死傷數萬趙王虎復遣其將劉渾等帥步騎二萬會之郎坦恨言不用敎軍士李嘉潛引趙兵千餘人登城璩督諸將力戰殺一百餘人趙兵乃退璩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虎以中書監石寧爲

征西將軍帥并司州兵二萬餘人爲秋等後繼張重華將宋秦等帥戶二萬降於趙重華以謝艾爲使持節軍師將軍帥步騎三萬進軍臨河艾乘軺車戴白帢鳴鼓而行秋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或勸艾宜乘馬艾不從下車踞胡牀指麾處分趙人以爲有伏兵懼不敢進別將張瑁自間道引兵截趙軍後趙軍退艾乘勢進擊大破之斬其將杜勳汲魚獲首虜一萬三千級秋單馬奔大夏五月秋與石寧復帥衆十二萬進屯河南劉寧王擢略地晉興廣武武街

至於曲柳張重華使將軍牛旋拒之退守枹罕姑臧大震重華欲親出拒之謝艾固諫別駕從事索遐曰君者一國之鎮不可輕動乃以艾爲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行衞將軍遐爲軍正將軍帥步騎二萬拒之別將楊康敗劉寧於沙阜寧退屯金城　秋七月趙王虎復遣征西將軍孫伏都將軍劉渾帥步騎二萬會麻秋軍長驅濟河擊張重華遂城長最謝艾建牙誓衆有風吹旌旗東南指索遐曰風爲號令今旌旗指敵天所贊也艾軍於神鳥王擢與艾前鋒戰敗走還河南八月戊午艾進擊秋大破之秋遁歸金城

虎聞之歎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彼有人焉未可圖也艾還討叛虜斯骨眞等萬餘落皆破平之　九月趙麻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瑁敗之斬首三千餘級枹罕將軍李逵帥衆七千降於趙自河以南氐羌皆附於趙　冬十月乙丑遣侍御史俞歸至涼州授張重華侍中大都督督隴右關中諸軍事大將軍涼州刺史西平公歸至姑臧重華欲稱涼王未肯受詔使所親沈猛私謂歸曰主公奕世爲晉忠臣今曾不如鮮卑何也朝廷封慕容皝爲燕王而主公纔爲大將軍何以襃勸忠賢乎明臺宜移

河右共勸州主爲涼王入臣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
也歸曰吾子失言昔三代之王也爵之貴者莫若上
公及周之衰吳楚始僭號稱王而諸侯亦不之非蓋
以蠻夷畜之也借使齊魯稱王諸侯豈不四面攻之
乎漢高祖封韓彭爲王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厚
之也聖上以貴公忠賢故爵以上公任以方伯寵榮
極矣豈鮮卑夷狄所可比哉且吾聞之功有大小賞
有重輕今貴公始繼世而爲王若帥河右之衆東平
胡羯修復陵廟迎天子返洛陽將何以加之乎重華
乃止

五年秋九月涼州官屬共上張重華爲丞相涼王雍秦涼三州牧重華屢以錢帛賜左右寵臣又喜博奕頗廢政事徵事索振諫曰先王夙夜勤儉充實府庫正以讎恥未雪志平海內故也殿下嗣位之初彊寇侵逼賴重餌之故得戰士死力僅保社稷今蓄積已虛而寇讎尚在豈可輕有耗散以與無功之人乎昔漢光武躬親萬機章奏詣闕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今章奏停滯動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通沈冤困於囹圄殆非明主之事也重華謝之

張溥曰張軌漢張耳十七代孫也家世孝廉以

儒學顯軌與同郡皇甫謐善隱宜陽女几山泰始初受叔父錫官張華與論經義政事甚器之比晉多難圖據河西筮遇泰之觀乃投筴喜求爲涼州史云摯虞觀象記洪災不流侯瑾覘泉知霸者斯在匪唯地勢抑有天道厥後北宮純入衞歌雄大馬涼州安全謠符倚柱事誠非偶也晉惠帝永寧元年軌討破羣寇威著西土二年韓稚父子擊殺張輔軌遣氾瑗論降鮮卑若羅拔能入寇宋配斬之軍聲益振及懷帝遘禍王彌擾亂軌勠晉獨勤綱目予義每爲大書特

書寢疾遺令唯思報國忠哉士彥無愧純臣抑更難者其子寔茂其孫駿華也愍帝之世寔遣兵入援誓師伐漢元帝卽位上表建康哀故君而奉新君赴義亟矣閻涉等惑劉弘妖術弒寔外寢嗚呼懷忠而凶折寔之遇何不幸於軌也永嘉時張越張鎭曹祛謀逐軌寔還出討敗降繼跡涼州立定劉弘一然燈懸鏡妖人耳寔左右信事之謀非大衆適起誑扇竟喪國君肘腋之戒毋以小忽信哉寔亡子幼茂代爲政父兄遺志未申劉趙强寇方逼欲保境內承大業甚

難幸繼忠貞危而復全挈國以授兒子駿孫策
有權而吳興司馬師有昭而晉帝張氏再霸唯
茂是賴白帢入棺繫心王室駿雖卓越不羈未
敢忘執手涕泣之言也河南之地再失再得駿
亦因趙爲强弱然勤修庶政遠近稱賢大城維
垣豈僅守文哉至遺書李雄約尊晉朝遣使上
疏專請北伐所痛者宗廟園陵所志者配天祀
夏江左世臣未或及此重華嗣位任用謝艾連
破趙師上觀祖宗忠順克荷傳者四世德則一
心知其天佑人助不徒資險固於長河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